在塔斯曼國家公園紮營

塔斯曼國家公園（Tasman National Park）在塔斯曼尼亞東南角的塔斯曼半島（Tasman Peninsula），與亞瑟港（Port Arthur）隔海相望。最酷的是，如果從這裏一路向南，跨過南冰洋，就能抵達南極。

狹長的海岸線是塔斯曼國家公園的自然邊界，所以這裏有連綿的白沙灘。沙質極其細膩，就像踩在麵粉上一樣的綿軟與扎實，必是不輸那些「世界十大沙灘」。不同種類的海鳥們好像在和海水躲着貓貓，在浪花朵朵中蹦蹦跳跳的尋找着食物。

雖然是原生態的國家公園，但是有關露營的基礎設施卻是出乎意料的完善。除了衛生條件很好的公共衛生間與浴室，每個營地都有一根獨立水喉，水源是當地區域的溪流與山泉。

▶登上海岬往下望

自從二〇一五年這裏修建了一條長達四十六公里的「三岬徒步徑」（Three Capes Track），眾多野營與徒步愛好者便慕名而來。即使沒有足夠時間挑戰這條需時四天三夜的路線，也一定要從Fortescue Bay出發，走全程十公里，需時約半日的Cape Hauy這三岬徒步徑的最後一段也是最美的一段路線。沿途會遇見小袋鼠、澳洲針蝟等可愛的小動物，或者……蛇，與千百種叫不上名字的各類植物。

這雖是一場考驗體力的健行，但身邊不時經過的旅人友好的問候就像一份份善良的「補給」，彼此鼓勵着前行，上山的路就變得沒有那麼難走。

當力氣耗盡喘着粗氣終於登上Cape Hauy的時候，面對險峻的懸崖與環繞在身邊的碧海藍天，那份尋到天地至美的滿足感在一瞬間化作感動，和懸崖腳下拍起的海浪一起升騰在這天地間。　（五）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撿漏秘籍

老輩讀書人大都有逛舊書肆的習慣。隨着公共圖書館發達，私家藏書式微，舊書的場子也在縮小。最大的衝擊還是來自於網購。網上也有不少二手書店，「孔夫子舊書網」便為個中巨賈，近年又興起網上微拍，故紙舊書，儼然成一大市場。

書話或學人回憶中常有記載，昔日的舊書店的老闆、店員知識淵博，甚或專治一學，卓然大家。余生也晚，無緣得見。十多年前，我工作單位不遠有家「中國書店」。午休時間，便踱過去翻書。曾見一老者，為該店退休之老店員，精通東歐諸邦歷史語言，返聘回店專事整理收購來之外文圖書，為之書寫中文書名，酌定售價。

本以為今日已無這樣人物。不料，月前，逛某舊書店，店內圖書雖乏善可陳，卻在舉辦別有趣味之「老物件展」，多為家常日用之物，最尊貴的是一輛威風凜凜的「老鳳頭」。一位年輕店員向顧客介紹其來歷，以及零件特色，頭頭是道，仿若一部自行車入華史。不由大嘆，一事一物，皆為學問，只問有心無心。

如今聚集於網絡的舊書商中，也是高手如雲。我加入過幾個舊書交流的微信群，十分熱鬧，有時忽晒出片紙，群友各顯神通，考訂某人某事，令人見識大漲。

淘舊書的樂趣，本是多方面的。「撿漏」（用便宜價錢買到珍貴的東西）亦是其一。有位朋友說，現在很難撿到漏了。賣書之人縱然文化不多，只要手勤，好書的價值，上網一搜便知。即便一封舊信札，寫信或收信人但凡稍有名望，也能搜個明明白白。互聯網的信息「拉平」作用，於此又見一斑。

即便如此，以我想來，舊書故紙之「漏」，本與文玩古董不同，價值亦因人而異。據說，王國維有一次買到一本舊書，回家欣喜若狂，如撿大漏，因書中夾了一頁「廢紙」，大有助於其研究學問也。換了一個人，這樣的「漏」，可能就沒興趣撿了吧。原來，把「漏」當作興趣之滿足，撿漏秘笈就握在了自己手中。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展覽在雲端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不論是為了他人和自身，閉門不出成了最好選擇，因此催生了一眾「雲行為」，即在互聯網的世界實現一切生活需求，諸如在線閱讀、在線辦公、在線聚會，在線旅行、在線看展……不一而足。

香港也不例外，隨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推進，不少博物館、美術館等康文署文化場地都宣告閉館，觀眾如何足不出戶就能欣賞到古今中外藝術家大師之佳作，成了一個問題。筆者瀏覽各大博物館網站後發現，大部分網站雖都貼有展品圖錄，但相比較內地部分城市推出的「雲參觀」、「雲逛展」，就顯得不那麼生動了。

以香港人熟悉的北京故宮博物院為例，雖處於閉館狀態，然而觀眾仍能「多元化」看展，在「營繕之道——紫禁城建築藝術展」裏，變換場景，還能看到傳統工藝變化全過程，全方位了解紫禁城的建造過程。不僅如此，亦有「雲賞雪」環節，觀眾可自由切換雪景模式，感受太和殿、御花園等處的不同落雪景象。

陝西省的秦始皇陵兵馬俑舉世矚目，為了令觀眾的「雲看展」過程更為立體，主辦方將兵馬俑一號坑用全景技術將二千張四千五百七十五萬像素的圖片，拼接起來形成一幅高達五百億像素的室內全景圖，精細還原兵馬俑一號坑內遺址的細枝末節。

相比較博物館的「銳意進取」，出版社也不甘落後，既有前不久香港聯合出版集團推出「全民抗疫，以讀攻毒」網上文化公益活動，搭建公眾的網上學習平台；內地的天天出版社更推出線上「帶你看故宮」，邀請《帶你看故宮》作者喬魯京在線做導賞，向居家親子們，介紹古代皇帝如何慶祝元宵節，更設計故宮遊覽路線，網絡世界亦可暢遊故宮。

上述種種，都是疫情下的迫不得已，但何嘗不是開啟了另一種文化生活新方式，亦拓展了現代人生活的「雲視野」。當然，縱然如此，筆者還是想念那些毋須戴口罩、可以在博物館盡情觀展的美好午後。

談文論藝　嘉妍
逢周一見報

我們需要這樣的古裝劇

看了去年受觀眾好評的電視劇《慶餘年》，編導從貓膩（作者）的原著小說龐大文學體系中抓住核心，將范閒、慶帝等人物進行了鮮明扎實的影像塑造，用穿越的戲劇模式，突破了古裝劇既定的價值觀表達。古裝劇是在歷史背景下的藝術虛構，既有金庸武俠血液裏生長的江湖俠義，也融入了奪嫡爭權與后宮爭愛這兩大宮鬥主題，貫穿在《還珠格格》、《金枝欲孽》、《宮》、《甄嬛傳》、《步步驚心》、《琅琊榜》等不同時期的熱播劇中。穿越與歷史架空提升了古裝劇表達方式，而表現美學上的突破也使得《琅琊榜》風靡一時。

《慶餘年》首先突破的是穿越的戲劇結構技巧，范閒帶到另一時空的不是現代生活的零碎與小情小調，而是《紅樓夢》與唐宋詩篇，以及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現代思想下的歷史觀與價值觀。特別是兩國夜宴，范閒醉詠唐詩宋詞大戰莊墨韓，蕩氣回腸，可謂全劇華彩；而莊墨韓因此與范閒成為忘年交，在生命最後時光，他仍在批註那些詩詞，與范閒最後一面，喟嘆的仍是對璀璨文化的敬仰與自省。范閒生母的那封信，以及她給監察院題的碑文，閃耀是人權平等的現代思想，這種思想已融入范閒骨髓，滕梓荊的死成為他將此思想外化的戲劇事件，並仍將貫穿該劇的第二季，他的敵人將是封建皇權的代言人慶帝。

現代思想燭照古代時空，與《慶餘年》比肩的是《延禧攻略》。于正扔掉穿越枴杖，讓魏瓔珞與袁春望這對平民青年對乾隆的復仇成為一條主線，以親情藐視皇權，魏瓔珞不自覺的現代意識使其成為后宮劇裏最獨特的藝術形象，贏得觀眾。我們需要這樣的古裝劇。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醫者父母心

近期經常聽到兩種極端說法：大家沒有好好牢記當年「沙士」的教訓，致令新型病毒再次肆虐；幸虧當年曾經出現「沙士」，令大家早有防疫意識。無論哪一種說法，在疫情高峰時期，都只能作為參考作用，更重要是醫護人員能夠本着一份初心：救人就是天職。

電視或電影有不少有關醫護人員的戲劇，但大多嘩眾取寵，催淚煽情。舞台上有關醫護人員的演出則不太多，因為要仔細剖析醫者的心態，以及與病者的關係，編導必須要發掘故事的深層意義，並且建立細緻的人物個性，方可將醫護人員的初心表露無遺。

香港女編劇家莊梅岩在二〇〇二年撰寫話劇《留守太平間》，也許她當時並非預知「沙士」即將降臨，而是希望透過劇中於戰亂地區救助難民的醫生，表現出醫者無分國界，不分人等，只會全心救急扶危。《留》劇對醫護人員如何在惡劣環境之下保持自我，堅持夢想，作出了深刻的描繪，劇中醫生無畏無懼說出的台詞「One by one」，即是：無論如何艱難，也要一個接一個地醫治病人。

另有一齣曾獲普立茲戲劇獎的翻譯劇《心靈病房》，劇中的主人翁是一位學識淵博的文學教授。教授對於生活的態度十分嚴謹，終生致力從學問中尋找生命的意義。但事與願違，教授不敵病魔侵襲，得了末期癌症。教授進醫院希望尋求治療，但她高傲的個性卻不願接受他人憐憫，甚至連醫護人員的照顧亦拒之門外。

《心》劇其中一段情節，是描寫初出道的女護士盡心照顧初期進院的教授，但卻不時被教授冷嘲熱諷。在教授病入膏肓後，護士加倍用心對教授作出心靈安慰，二人在病床上一起吃冰棒，護士更為教授塗潤手霜，盡展人情關係。正是醫者父母心，病人最終都會感到欣慰。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說人話」

有位美國同事教大學寫作別有一功：他建議學生就自己關心的問題寫封「讀者來信」，給本地報紙投稿。這類文字英文稱為Op-Ed，意為緊隨社論版後的版面，指讀者意見專欄。學生通過這個練習可以領會寫作時考慮「受眾」這一關鍵技能，其實教授們也能從中學習。

能在高校謀得教職者絕大部分擁有相當程度的智商與專業素養，不是浪得虛名。但這並不意味着我們都擅長將自己領域的知識傳達給大眾。學會怎麼寫出有理有據且有吸引力、感染力的「讀者來信」正是將學問轉化為「生產力」的重要一步。美國報業內行人說，一篇出色的Op-Ed包括以下要素。

首先是關係到讀者的切身利益且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空談學術，不着邊際只會惹人厭煩。第二是多用實際事例，才能讓人印象深刻，吸人眼球。第三是集中一點論述，切勿貪大求全。第四是忌用術語，生僻字樣不會讓人欣賞你的思想水平，只會製造閱讀障礙。第五是以實際的行動方案作結，讀者方能有所思，有所得甚至有所為，而不是看了就忘。另外，要鼓動人心勿忘自由、獨立、繁榮、自豪等口號，但千萬不要自我吹噓，否則會適得其反。

最近美國大學都在鼓勵教授們多做「面向大眾」的學術闡述，此舉的直接目的是力爭文理教育在當前新形勢下重獲活力。有幸居於象牙塔中者的確早該認識到我們的關注焦點與圈外人可能全無重合之處，而學術、科研也不應是生活的全部。學會「說人話」，而不是說官話、說套話，不僅有益學術，有益人生，可能還有益於人類的未來。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魯迅與劇本

魯迅寫小說，寫雜文，寫新舊體詩，寫古小說史，翻譯外國文學，有沒有寫過劇本呢？

魯迅寫看戲，最好的一篇是《社戲》，那是寫童年鄉間草台戲，他說，最好的風味是從遠處看。以後他看戲不多，日記中很少提及。他對傳統戲劇印象不佳，跟那時代反對舊東西的思潮有關，與他不欣賞中醫藥的態度類似。

那麼魯迅有沒有寫過劇本呢？如果沒有看漏，一共只有兩個短劇。一個收在《故事新編》中，《故事新編》共八篇，首七篇都是小說體，最後一篇是劇本體的《起死》，說的是莊子把髑髏還原為生人的故事，主要是對話，加上用括號說明的人物外貌、服裝、動作、表情和當時的景況。

另一篇收在散文集的《野草》裏，這一集有很多名篇，包括《秋夜》《風箏》《立論》《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其中一篇《過客》，更完全符合劇本要求，有「時、地、人」的列舉，然後是對話和表情動作的說明。

遺憾的是這兩個劇本從不見有人演出。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一、四見報

辭世有無預感

常聽說人之將死會產生預感，有人提前分配財物，有人追債還債，有人叫回子女，看文學作品就更多諸如此類的描述，比如國王臨死前必把國璽交與兒子，否則死不瞑目，真正情形到底是怎樣呢？死者不能證實，活人未曾經歷，真是不易證實。

我外婆去世前夜不停敲牆，保姆說她是在通知遠方親人，她快要死了，我當時的看法是，這是外婆的無意識行為，她或是透不過氣而已。到我父親去世時，當日上午仍照常吃了兩碗粥，看到我們遠道而歸，也並無一句有關後事安排的話語。我先生的叔叔就更有意思了，快九十歲的人，多財卻無子女，有人曾提醒說：「早些立張平安紙吧！」他毫不理睬，意思是：哼！我身體這麼好，怎麼會死！到進了醫院，他仍認為不用幾天就能出院，怎知很快就去世了，結果身後事一塌糊塗。

我最近聽人告知一位五十幾歲女士去世前的情形，也是完全不以為自己會死的，積極看醫生，有精神就盼着去逛街……最後一次入院停留了兩周，沒能活着出來。她生前擁有美滿家庭，又收藏下許多奢侈品，不知她死前一刻是怎樣的捨不得啊！

紅塵記事　慕秋
wusiupikwa@yahoo.com.hk
逢周一、二見報

我的上海「老爸」

一月二十三日，舊曆的小年夜。凌晨三點，猛地醒來，窗外，冷雨淅瀝，我再也睡不着。早上六點，我從浦東趕到徐匯龍華，送我的上海「老爸」徐智明老師最後一程。車上，除了司機和一個幫手的工人師傅，只有徐智明老師的女兒徐菁姐姐、女婿老白，再就是我了。徐老師，我來了，你可聽見我的怦然心跳？

當我還是個十二歲、剛剛讀初中的孩子，那個春天的午後，語文老師把一封厚厚的信遞給了我，牛皮紙信封的落款處，「上海學林出版社」讓我的心狂跳不已。忙打開，是兩本樣刊和一張信箋：「趙陽同學，《鐘》一文已發表。盼常寫。常聯繫。」這封信對我實在是太重要了，以至於二十八年後的今天，我一閉眼睛，那張信箋的樣式，那字跡的顏色，那每一個字如何撥弄我年少的心跳，都那樣真切、歷歷在目。「盼常寫。常聯繫。」這六個字讓我在之後的中學時光裏，以每個月一篇的頻度，把習作從東北的鄉下郵寄到遙遠的上海。而每一篇習作，徐老師都為我詳細地修改，並都會附上一封信，不但關心我的學業，還會給我一些「看世界」的忠言。

參加工作後，我時常在想：作為一名編輯，給一個外地的學生寫一封親筆信，這個幾率該是多麼小；給一個從未謀面的外地學生連續寫六年的親筆信，我又是何其的幸運！倘若，我遇見的不是徐老師，而是一個連樣刊都懶得郵寄的編輯，更遑論那鼓勵我寫下去的親筆信，那我對寫作的熱愛、我對文學的鍾情，還會是今天的樣子嗎？而我和徐老師這樣的通信，一直延續到我高中畢業、進入大學。　（上）

負暄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